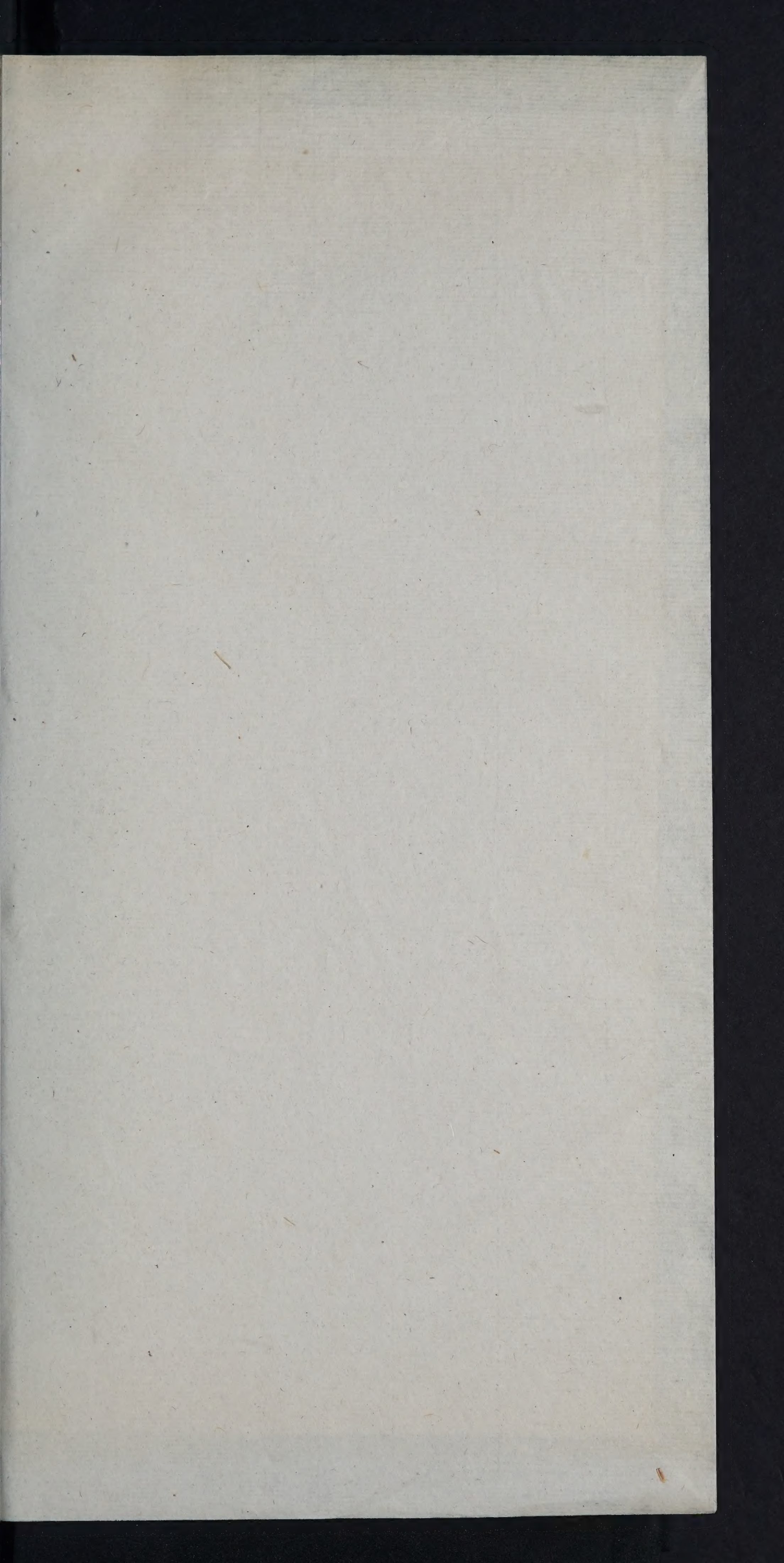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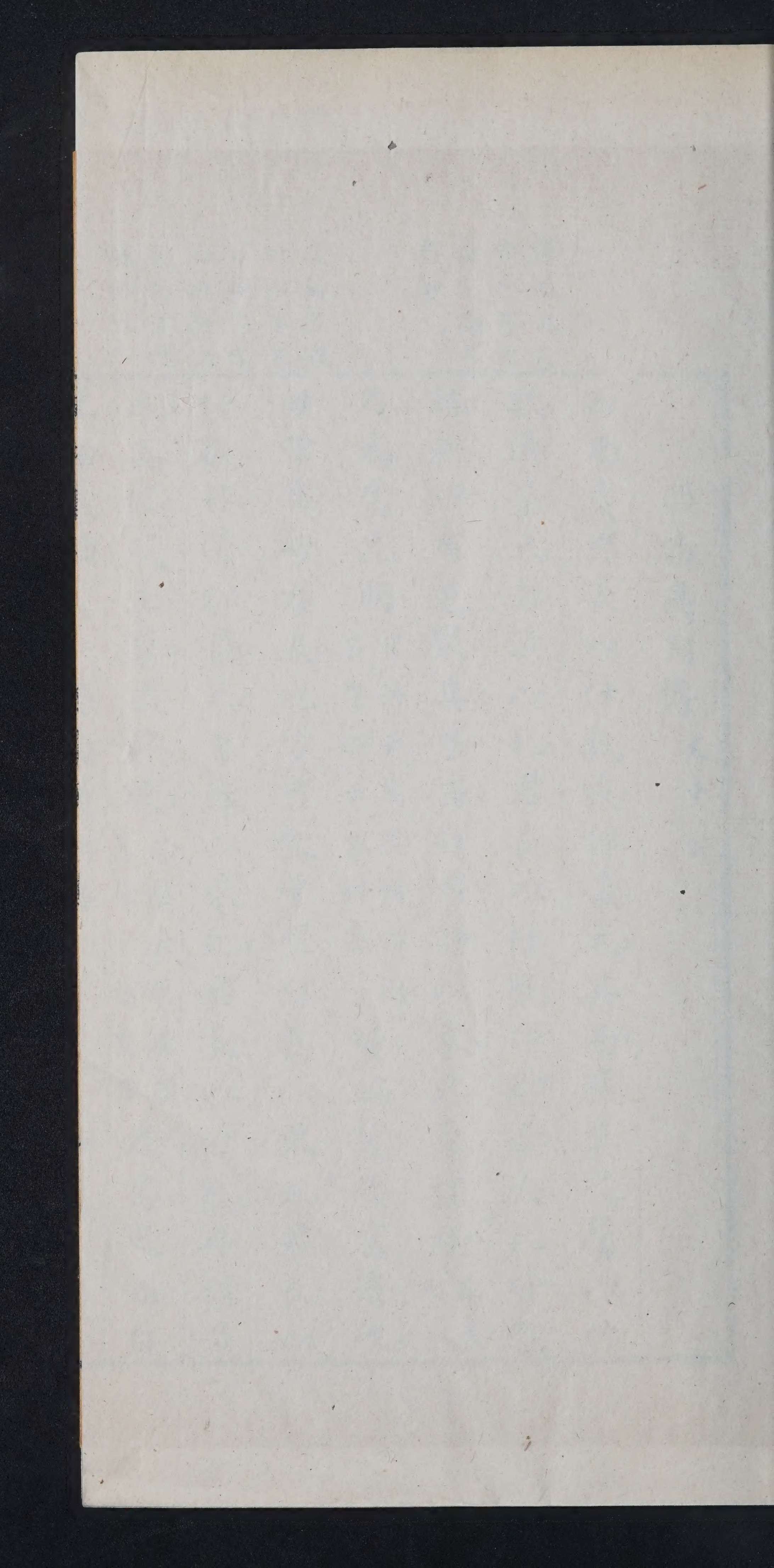








鍾惺曰文字忽整忽散、、而又整、妙、、

凌約言曰此以上不百四十字而西南諸夷其方隅風俗大小

西南夷列傳　太史公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在益州）名為嶲昆明。（崔浩云嶲昆明二國名韋昭云益州縣）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嶲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徐廣云徙在漢嘉筰在越嶲）在蜀之西。自

具見敘事明整詳盡可法

鍾惺曰可見邊民與外夷私市貨物利之

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畧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頞畧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馬僰僮

所在從古不能禁但貴處之有道耳

茅坤曰唐蒙亦奇士

髦牛、僰屬犍為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

也令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索隱曰食重食糧并輜重車也]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蜀

陳仁錫曰與枸醬同

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饟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葆就。令自保守及元狩元

毒音篤

吳弘基曰慕中國患匈奴便是難題自然西却中人主之欲

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常昭曰邛縣之竹瓚曰此竹節高實中可作杖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閒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為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

陳仁錫曰、人主好功利、一特莫不逢迎生事。可為至戒也、

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頭蘭即且蘭小國名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

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卬君。并殺筰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卬都爲越巂郡、筰都爲沈犂郡、冉駹爲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浸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浸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

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爲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爲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卒爲七郡

箋云蜀悅云夜郎犍為屬國也、常昭云、漢為縣、屬
牂牁、案後漢書云、夜郎東接交趾、其君長本出于
竹。以竹為姓。○索隱曰、靡莫、夷邑名、滇與同姓、崔
浩云、滇後為縣、屬越巂、○正義曰、括地志云、隴右
成州武州、皆白馬氏、其豪族楊氏、居成州仇池山
上。○索隱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澤在西北、其池
水源深廣、而下流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池。○正
義曰、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顏師古云、其處險

阤故道纔廣五尺○徐廣曰枸一作蒟騶案漢書音義曰枸木似穀樹其葉如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為珍味索隱小顏云枸者緣木而生非樹也子形如赤椹味辛似薑○徐廣曰四郡漢中巴蜀廣漢蜀郡○徐廣曰身毒一本作乾毒騶案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

第　坤曰篇首絶佳以下並敘通西南諸夷本末亦可觀覽

鄧以讃曰、頭緒頗多、柳州遊黃溪記本此、

陳仁錫曰、西南夷諸國、以滇夜郎為傳首。蓋漢所封國也。

西南夷列傳　終

陳仁錫曰突然而起八字已足盡一傳之旨

大宛列傳 太史公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

鍾惺曰才生大宛題面

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導驛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

茅坤曰騫既從大宛

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爲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

歸所指畫傍諸國而下以次分別如掌

陳仁錫曰開邊生事遂爲大釁

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罙于窴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

董份曰故舊也嘗臣服于匈奴

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行國者不土著隨畜

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

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

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

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

薑份同盖乃北海者不能知大澤之名故臆斷云

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盖乃北海云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闔蘇也其國多貂畜牧水草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嬀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嬀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

董份曰西北少暑溼故特著其妙

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爲書記、韋昭云外夷書皆旁行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旁行不直下、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溼、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

陳仁錫曰是中武帝極好處

唐順之曰以上如碁譜以以如碁著大夏烏孫事皆

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徐廣曰身或作

借騫言敍之

吳弘基曰着天子既聞四字罷騫深矣後應天子欣然二句

毒又作乾即天竺胡也國謂浮屠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

鍾惺曰摹寫雄主妄想虛頑如見

茅坤曰陡然入此為打斷句奴若臂

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駹出冉出徙出卭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筰南方閉巂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畧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遂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

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域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于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

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爲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

吳弘基曰。勢宜聽。此騫意中事。〻不可知。揣是失候二字。生出無中生事議論。

鍾惺曰亦不失體

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

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

吳弘基曰。看他明白無數情緒。歸結一句。

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禄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扜罙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

陳仁錫曰。禍魁

王鏊曰。此段錯綜。

史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蘇州曰開通也騫開通西域道）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繇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爲昆弟天子問群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云（正義云發書易發易書以卜）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

陳仁錫曰。接上復事西南夷。

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嶲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

茅坤曰以南北道作對絕甚奇

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

陳仁錫曰眞燕齊之士言神仙者相似

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

吳弘基曰又點入匈奴妙々

而樓蘭姑師小國耳（姑師即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々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王恢數使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於是

茅坤曰。此烏孫一節以續上文請婚血脉

王慎中曰。節節應前。與其人俱

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玉門關在龍勒界）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

來。

陳仁錫曰帝極英明作此呆事。

吳弘基曰後隋煬效之卒爲驕虜所詬。

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扜罙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觳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戲歲增變甚盛

鍾惺曰漢要領反為外夷所得矣

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

鄧以讃曰、復舉諸國俗、補前寡言未備、

茅坤曰、摹寫漢代究處更精神。

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髯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

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柰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

鍾惺曰八得寵然而無迹。

哆尺奢反

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候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

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
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
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
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
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
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
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
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及議

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發戍

吳弘基曰前曰六萬十八萬負私從者不與到僅三萬見窮兵之慘矣

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

鄧以讚曰、語精簡有致。

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

陳仁錫曰。海內騷動。惟為此耶。

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

師起敦煌西、以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

吳弘基曰。二十三萬人何處矣。讀之心酸。

成王。漢國所毒。令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齎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爲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爲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

陳仁錫曰。帝以爲功首。天下以爲罪魁。又曰使大宛與斷匈奴同干。相詆極矣。

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宛不録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爲新畤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上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爲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爲昧

茅坤曰。暗寫漢不能以力定大宛處。

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令

董份曰觀此云惡覩所謂崑崙則前列業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蓋說之也但其詞徵不易見耳

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覩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箋云韋昭曰飲器椑榼也晉灼云飲器虎子之屬或曰飲酒器漢書匈奴傳云元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立盟○案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名甘父也下云堂邑父者蓋後史家省唯稱

堂邑父、而畧甘字或甘其姓號也、○徐廣曰、太子為王、一云夫人為王、夷狄亦或女主、○要領小顏以為要衣要領衣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也、○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也、○南方蠻閩從虫、北方狄從犬、東貊從豸、西方羌王羊、○索隱曰、多善馬、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人衆、大秦寶衆、月氏馬衆、○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

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按漢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窴山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嶺山于窴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泑澤已而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泑澤即鹽澤也一名蒲昌海○萬震南州志云大月氏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

物、彼服鮮好、天竺不及也、○索隱曰、錢如王面、漢書云、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之幕作人面形、常昭云、幕錢背也○正義曰、黎軒、後漢書云、大秦、一名犂鞬、在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数千里、有城四百餘所、土地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火浣布、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珍怪之物、外國傳云、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為○及五色水精為壁○人物多巧○能化

銀爲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索隱曰、條枝、漢書作犂牛、續漢書一名大秦、三國並臨西海、後漢書云、西海環其西、惟西北通陸道、然漢使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枝者、○正義曰、漢書云、條枝出獅子犀牛孔雀大雀、其卵如甕、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屈獻獅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鳥鷄鷹身、蹄駱色蒼、舉頭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大如甕、○索隱曰、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畧云、多奇

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顏云令吞刀吐火殖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魏畧云弱水在大秦西玄中記云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云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輿地圖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烏神鳥為王母取食也○後漢書云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水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

入也。然先儒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于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即崑崙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正義曰。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瑇瑁金銀鐵錫鉛。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

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至中國、

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

其國王居城郭殿皆雕文刻鏤、街曲市里、各有行

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

昆郎等州、皆滇國也、其西南滇越越巂、則通號越

細分而有巂滇等名、○蘇林曰、鑿空、開通也、鑿開

通西域道、○漢書音義曰、少從、從行之微者也、進

熟矣、語如成熟者也、按進熟、或是進見而熟於天

子、○服虔曰、鹽水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砂磧之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即今燉煌西北惡磧也、

○張晏云、吏有罪一、亾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讁出朔方、○師古曰、紲其勞、言以讁過行者、免其所犯、不叙功勞、

唐順之曰、匈奴傳與大宛傳體異、匈奴一國、而大宛諸國、諸國則錯綜也、○

茅坤曰大宛以西始末如畫而漢武窮兵實錄猶可覽涕大宛事以張騫身沒後凡十餘年而始舉遷特惡騫始倡故通篇精神歸騫一人而諸國中惟通大宛一節得善馬幾困亡中國以此先後情事諸國中以大宛為結局

鄧以讚曰君好大喜功臣生事搆隙是西域總傳只緣伐宛通諸國故以宛名篇

鍾惺曰大宛之跡見自張騫二語本末要領然

張騫本以應募使大月氏道更匈奴為其所留亡大宛大宛道之入大月氏又不得月氏要領乃歸言人宛之利以自解其使月氏之罪耳是大宛始不過為騫所假道原非出使月氏本題而騫竟以此作應募結局將錯就錯免罪之路久之用以要功邑以此愚其君君亦以之自愚幾并通月氏以攻匈奴之指而在有意無意之間功罪得失見於言外事變既奇文情亦妙非作文者心眼之透又

在作事者之先。不能如此下筆。

又曰、張騫膽智。爲千古遠使第一人。驅之戰。枉其材矣。然因戰失侯。乃有通烏孫一段枝節。絶處逢生。此輩功名之路。豈可以一端盡哉。

大宛列傳　終

